

# 性別求索

我們的回歸十年研討會全紀錄



新婦女協進會



## 研討會的背景

2007年是香港回歸中國的十周年，在這一年不管是官方或民間有一連串的慶祝活動，新婦協進會有鑑於這十年來，香港經歷了很多政治、文化及經濟上的變化，而這些改變對於市民的日常生活及思想都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所以希望就過去十年香港婦女經歷的變遷作一回顧，並展望未來發展。

### 金融風暴

1998年亞洲爆發金融風暴，香港也受其影響，但剛成立的特區政府卻沒有推出改善貧富懸殊的政策，無視中底層市民的困境，反而凡事只以商界利益為先。因此那些低技術及低學歷的基層市民受到典型的全球化下最大打擊，例如工資下降及「勞工零散化」等，而當中婦女便首當其衝。

另一方面，香港數以經濟奇蹟享譽世界，香港人亦甚為引以自豪，但金融風暴首次打擊了香港人的自信心及自我形象，以致香港社會面對著嚴重的身份危機。

### 他者的建立

在後九七年代，香港人普遍都興起了「回歸祖國的民族自豪」及「以其國際大都會的位置帶領中國走向富強」的態度。為了平息市民大眾因經濟不穩帶來的影響，社會便犧牲一些弱勢社群來成全這種態度。不知不覺間建立了一種指責弱勢社群專享免費午餐的歧視。例如在公共教育體制裡不向非華裔人士提供中文教育，向來自南亞地區廿多萬外傭開徵外傭稅等。

### 新來港人士

在弱勢社群當中，新來港人士是最受歧視的，特別是那些跨境婚姻的內地妻子，她們不單被視為以跨境婚姻來飛皇騰達，更被標籤為懶惰及無文

化，但她們之所以未能找到工作的主要因為她們是從內地移民而非她們的文化程度。內地移民在港未滿七年是不能申請政府的綜合援助的，這對於新移民婦女有很嚴重的影響，因為很多跨境婚姻的丈夫都是基層勞工，所以這些婦女都需要工作來幫補家計，可是她們都因為沒有專業訓練只可以做一些兼職工作，所以沒有綜緩的協助，整個家庭均陷入貧窮之中，另一方面也使一些面對家庭暴力的婦女因為害怕舉報丈夫後失去倚靠，所以也不敢尋求協助。最近，那些跨境婚姻的孕婦來港產子也被要求繳交巨額款項，政府對於這明顯的歧視行為卻加以否認。

## 傳媒與性別

傳媒亦在過去十年經歷了一些變化。雖然在報導政治新聞方面較以前進步，但在報導一些意外或暴力事件時，傳媒的手法都傾向誇張渲染，促使一些團體發起監察傳媒，他們將一些保守的價值強加於不同事情上。而這種保守價值也可理解成建立他者的一種過程。這種監察也收窄了有關性別平等、性自主的討論空間。

## 性別定型

過去十年，性別定型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特別是時裝界及纖體界的廣告及電娛樂節目，性別形象只徘徊於兩性之間，如有任何兩性既定形象以外的打扮都被視為不正常，受到商業及社會建制如學校所排斥。

就著以上政府、經濟及社會文化幾方面的發展，我們將研討會設計成兩部分，首先是三個主題發言，以香港回歸及性別工作發展作為主軸，繼而連結國際發展，因為全球化對香港也帶來了影響，特別是婦女被推到海外工作或每況愈下的工作前線，再將視點帶回來香港的文化身份討論。第二部分則歸立成四個小組討論，分別是婦女參政、貧窮、婦女暴力及文化身份，以第一部份的主題發言作為討論架構，最後以提出行動綱領作結。

# 序

## 為填補十周年討論的缺口

劉家儀

在過去的十二個月裡，香港幾乎就著社會每一個範疇與回歸十周年的關係，都舉辦過大型的活動和研討會。然而，在性別與婦女議題上，卻幾乎可以說是完全空白。在討論此等「國家大事」的時候，女性的聲音甚至連花瓶的位置也佔不著，例如香港電台合辦的「回歸十年——風雲人物選舉暨研討會」中，雖然二十位風雲人物中有六位是女性（最最令人起敬的有謝婉雯醫生，其他的是葉劉淑儀、陳方安生、陳馮富珍、羅范椒芬和梁愛詩），但當日的研討會九個講者中卻連一個女人也沒有，而討論的內容，當然都是由上而下，高、大、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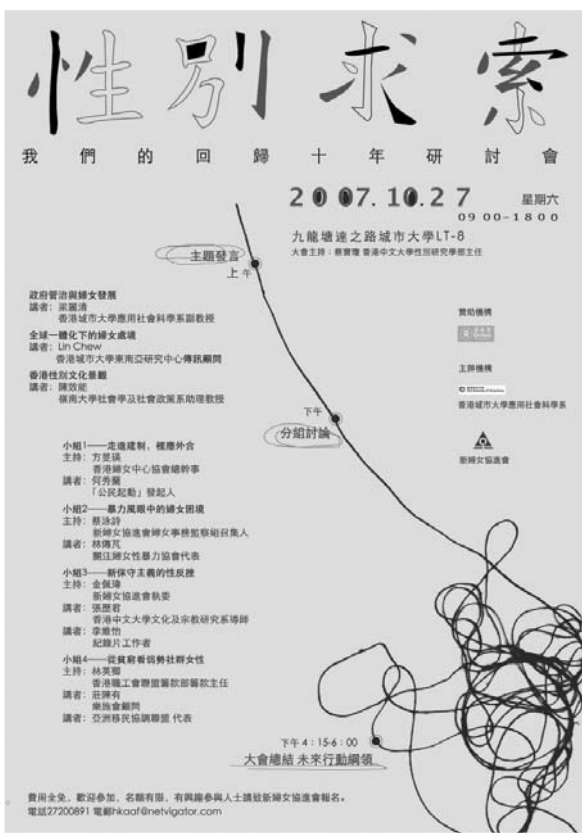
然而，另一方面，十年來，我們多了一個（聲稱是）婦女事務中央機制的婦女事務委員會，平等機會委員會亦致力消除歧視，以致大眾對主流和另類的性別／性愛表述，比起十年前更加包容和正面——當然這亦招來了不同層面的反控。性別研究和婦女研究在過去十年亦在學院和教育界開始扎根，但婦女的身體卻依然受著父權資本主義價值的規訓；經濟的轉型一方面令婦女找工作可能更容易，但婦女貧窮卻比十年前加劇了；針對婦女的暴力十年來不但沒有減少，且更蔓延到整個家庭裡去，但婦女卻在這個議題中間消失了……

因此，性別與婦女議題和研究，在過去十年並非一個黑洞，或一張白卷；回歸後的種種現象，確實對我們有貼身關係。只有透過知悉和從歷史中

學習，我們才可繼續更有力量和智慧去走下一個十年的路，這就是婦進要舉辦今次「性別求索·我們的回歸十年」的原因。我們很高興能夠得到香港城市大學的支持，與我們合辦今日的研討會。有了在座各位的參與，我有信心今天的論壇將會得到豐盛的成果，並且填補了回歸十周年討論的缺口。

希望在未來日子的性別平權路上，繼續與大家攜手合作！謝謝！

\* 本文為去屆新婦女協進會主席劉家儀在研討會上的開幕致詞



研討會海報

# 目錄

- 研討會的背景 ..... i
- 序
  - 劉家儀 為填補十周年討論的缺口 ..... iii
- 主題演講
  - 梁麗清 政府管治與婦女發展（錄音整理） ..... 6
  - 政府管治與婦女發展（PowerPoint） ..... 12
  - Lin Chew 婦女與全球化談判 ..... 18
  - 陳效能 香港女人是甚麼 ..... 25
- 分組討論：討論重點與行動綱領
  - 小組一 走進建制·裡應外合 ..... 32
  - 小組二 暴力風眼中的婦女困境 ..... 34
  - 小組三 新保守主義的性反挫 ..... 35
  - 小組四 從貧窮看弱勢社群女性 ..... 36
- 總結
  - 蔡寶瓊 「性別求索」一回歸十年婦女運動的反思 ..... 37
- 附錄
  - 研討會程序 ..... 39

演講一

## 政府管治與婦女發展

梁麗清

各位早，今天的講題是政治管治與婦女發展。我其實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今日不會為香港整個政治環境和管治模式做一個把脈，而是將討論焦點落在香港過去十年的婦女事務中央機制如何落實，以及婦女事務的發展。中央機制能否有效落實婦女事務，其實很視乎香港的管治模式，所以兩者息息相關的。

甚麼是中央機制呢？其實在1995年北京婦女大會，香港已經確立將性別觀點主流化落實，作為所有政府施政和政策的方針。所以這中央機制應該是隸屬於政府的政策統籌組織，支持政府不同部門將性別平等的觀點納入所有政策範圍。不知在座各位有否聽過性別觀點主流化這概念呢？

沒有聽過不要緊，因為連曾蔭權也不懂。特首今年在公佈施政報告的時候，辦了一些團體諮詢，新婦女協進會（婦進）提議說應該把性別觀點主流化的概念應用到政府政策的實施上，但特首卻回覆表示，完全不明白這性別觀點主流化的概念。這觀點已表述了超過十年，婦女事務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就是性別觀點主流化。我們也在不同場合，做過不少事情，但現在政府一些高級官員都不懂何謂性別觀點主流化。這個例子我待會再討論。

為甚麼中央機制不夠有效呢？我們先看國際上的組織，如聯合國，認為怎樣的中央機制才有效。以下是數個不同的條件：

第一：至少在一個高層次的架構上設置這中央機制，盡可能在政府最高級別，例如直屬內閣部長。當然我們沒有內閣部長，但至少是司級官員，或者是局長，才是有效的。



2007年10月27日 · 香港城市大學

第二：推行此策略時，牽涉不同架構的行政程序配合，所以必須有不同部門和法律效力的架構，才可大家互相配合，譬如有一些推動平等機會的委員會架構，即是香港的平等機會委員會。政府要在不同的部門互相促進，法律上也有一些架構互相配合。

第三：要有清晰的權力和能夠發揮監察政府部門的作用，譬如某些部門有否置入性別的角度去制訂政策呢？執行時有否留意最後結果會否歧視婦女呢？誰做最後的監察和評估呢？這中央機制需要有權力做監察工作。在香港，沒有錢就沒有人手，那個機構的權力，大家可想而知，根本無法發揮。

第四：這也不只是政府的責任，政府也不是無所不曉的。外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民間團體和婦女團體的溝通合作也是很重要的。發展公民社會，大家的民主參與是重要的基石——不論在政治或社會發展的情況上。所以中央機制能夠發展得好，跟民間婦女團體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要問責，要交待中央機制的成效，定期公開匯報，讓公眾諮詢。

這就是國際層面上大家認同一個中央機制該具備的條件，符合了才算做到工作，做得好。

列了這些條件後，我們看看香港的中央機制：香港有兩個維護性別平等的機制，一個是平等機會委員會，另一個是婦女事務委員會。要評估這中央機制能否促進婦女事務，香港的管治方式其實佔很大的因素，對於回歸十年來香港的管治模式，我沒有一個全面的分析，但觀察到有幾點影響婦女事務的管治方式。

第一，香港仍然沒有民主選舉，從特首選舉到立法會都沒有實施全面普選，區議會也一直沒有廢除委任制。在這選舉制度下，某些界別的利益被放大了，再加上不民主的制度，便出現一些利益輸送，這就是曾蔭權所說「親疏有別」的管治。在這選舉制度下，沒有民主基礎、有利益輸送、有利益交易、益自己人。最近曾蔭權還說「強政勵治」，說得好聽就是讓有領導才能的特首管治香港，但在沒有民主基礎下，這會否造成獨斷獨行的特首，更強

化政策上出現剛才提到的問題呢？所有政策不是以大眾利益為依歸，而是某一撮人、某局部界別的利益。所以我們看到，在這精英壟斷、強政勵治的管治方式下，我們整個香港的公民權並未發展得很好和全面。

看來那些著重民意，諮詢大家意見的做法，是政治化妝師的公關手段，多於是尋求實際的民主和政治共識。這政治氛圍對剛才提到的中央機制的發展有何影響呢？

第一，我們所講的中央機制，其實應該是婦女事務委員會，但在香港的情況，我們亦一直都會看待平等機會委員會為一個中央機制，因為它也處理一些女性事務。我參與婦進的「婦女事務監察小組」，小組過去十多年一直監察、研究和追蹤這兩個架構的工作。我們做過一些資料搜集的研究，認為這裡有數個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它們在方向上漸趨保守了。平機會在成立初期有個使命，即推動男女之間、傷健之間、有家庭崗位和沒有家庭崗位的人士之間的機會平等。透過立法行政措施和公民教育，消除對性別、婚姻狀況、懷孕、殘疾、家庭崗位的歧視，消除這些性騷擾和對殘疾人士的騷擾和中傷，是平機會成立初期寫出來的使命。

2005年，平機會修訂它的使命，修訂後的使命寫著：「執行反歧視法例，包括現時三條反歧視的法例」，即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他們的責任是提高社會人士對多元化和平等機會的認識，理解、接納及透過教育途徑，去防止歧視，並就歧視提出申訴。原先的使命是推動男女之間、傷健之間、有家庭崗位和沒有家庭崗位的人士之間的機會平等；在零五年改為強調執行三條條例，然後要加強教育，只做申訴。原先的使命是強調反歧視和促進平等機會。但修訂後的使命，你會看到它們只是執行那三條條例而已，不是主力推動機會平等，不覺得有理想和使命去消除歧視。那麼它就變得很官僚心態，將平等機會狹義地詮釋為「現在法例要我們做這數件事，我就做這數件事了」。

這樣等於對推動平等機會的理想消失。而且它說只處理投訴和做公眾教育，現在平機會和我們的直接對話，通常都是這樣說的。如果平機會能夠走得更前，或者進取一點，它可以做的事情不只如此。它應該有責任推動政府部門和社會層面上法例的修訂，做多些保障和監察的工作，但若它們只想執行條例，有人投訴就處理投訴啦，做一下公眾教育啦，我們就覺得它違背了原先訂立的理想。

好了！第二個問題是在人事委任上，我們看到這是欠缺透明度的。平機會在委任鄧爾邦（亦即現任平機會主席）時，將主席原先的三年任期改為五年，但又沒有任何解釋。這打破常規的做法，是否應該向公眾交待呢？為甚麼、何故，有此做法呢？還有，不但婦女團體或民間團體，對主席的任命都有一定的期望，因為他是架構的核心人物。對性別意識以及對平等機會的看法和理想，究竟他掌握多少呢？

現在再看看，譬如說鄧爾邦，當他從來都沒有這方面所謂人權呀、性別呀、殘疾呀這方面的經驗時，為何會委任他呢？很多事情我們都不知道，但政府的委任很多時候都沒有聽取民間聲音，把年期改來改去，也不交待，這都是欠缺透明度的做法。

其實不單止平機會的主席，還有那些委員，讓我們看看上一屆的委任：你看那名單呢，十三位委員的背景，八個是商界的、管理學的，以及一些專業人士，三個有婦女服務經驗，而其中兩個本身是婦委會的成員，一個是工聯會成員。我不講全部了，至於一位殘疾的，亦是少數族裔的教授，好像是印度人。你看到這個成分，一個平機會的組成，其背景竟是如此，就可看到委員會的代表性。我們也懷疑政府委任的準則，究竟在這班底下，平機會是否有個轉向，就是顧及自己利益，考慮更多技術性經濟性的問題呢？

平機會在第一屆最早的時候呢，就委員背景起碼對團體有講過有一定要求，即三分一婦女團體，三分一勞工界代表，三分一僱主。那時大概可以做到這個比例。但現在你看到那個委任的比例，而且像工聯會呀、婦委會

呀，比較親中的一些團體人士，才可被委任。這委任制度對我們而言也有一定憂慮。其實婦女事務委員會都一樣，我們看到成員裡有六七個都屬親中團體的婦女組織，至於民間團體經常發聲批評政府的成員，則甚少被委任。

我們懷疑問題所在，是政府推動平等機會的決心不足。你看平機會這種架構，放那麼多資源進去的架構，連一個三至五年的策略性計劃都沒有。那你便看到它沒有vision（遠景），沒有理想和前瞻性的做法。而且，它大部份做的事情都不兌現。我們看到他們2005年的工作報告承諾了幾件事情，包括檢討架構、人力資源管理、執行種族歧視條例、做準備功夫研究同值同酬的概念，在商界商談跟進平等機會的政策、設立常規，搞訓練等等。結果沒有一項做得到。唯一有做的是公眾教育，其餘六項無一兌現過。我們看看他們的報告就發現了這問題。說過的事情沒有做，也沒有前瞻性的工作計劃，這樣的一個架構，你說它對推動平等機會，有沒有決心呢？

婦女事務委員會也有相同的問題，正如剛才所言，當中央機制不是一個高層次的架構，沒有錢，沒有資源，也沒有能力監察。而當這管理事務委員會是直屬衛生福利局的時候，我們更擔心它會將婦女問題簡化為福利問題而非人權問題。過去那麼多年，婦女事務委員會說自己推動性別觀點主流化，說了一系列他們做過的事。但要推動政府部門放入性別角度去施政、執行政策和檢視自己做的事有否性別歧視的時候，你有沒有牙力叫人做事呢？有沒有牙力去監察別人去做，叫人去做呢？可行嗎？

以下是婦委會的數字，他們說得自己很成功，有很多部門去試行性別觀念主流化，但六十七個政府部門中，只有十個肯採用清單——只是清單而已。婦委會設計過清單去檢視政策上有否性別意識，但只有十個部門和十九個施政範疇用過這個清單，你可看到成效有多少。實際放錢落去做性別觀點主流化的，又有多少呢？我們不知道。但放給婦委會的資源，其實只佔政府budget（財政預算）的0.8%；放在性別觀點主流化呢？我們都不敢想了。

我們中央機制的問責性和透明度亦不高，這大家都知道。國際認可的巴

黎公約明確指出人權機構該讓公眾問責，並定期公開報告和檢討得失，但在香港而言，平機會沒有做這事情。如果機構不向市民問責和諮詢，根本就不知道市民的實際需要，如果跟民間團體溝通不足，當然就會出現很多問題，譬如剛才所講，根本不知道大家在想甚麼和有何要求。

那它們為何與民間團體溝通不足呢？雖然有民間團體和婦女團體定期約見平機會來商談或表達意見，但問題是現在越來越形式化，有時並非真的聽意見。就算是一些重大措施，譬如在2004年，平機會有大的動作，要架構檢討和提出百多項修訂建議，民間團體有很多意見。平機會都想邀請團體出席諮詢會，但後來因王建秋事件，主席的位置轉了給鄧爾邦，諮詢會又取消了，事情不了了之。我們看到很多事情都很表面化，實際上做不了。嘴上說說是有的，但做的時候就欠缺誠意與團體合作。

因此，我們認為平機會和婦女事務委員會，應更主動與婦女團體建立伙伴關係。我最近關注家庭暴力的政策，看了很多文件，看外國怎處理性別觀點主流化。有文章提到歐洲的經驗，指他們檢視自己國家如何做到性別觀點主流化。

除了之前講的那些，社會上有很強的婦女運動是很重要的，政府會否與民間團體合作也是成功與否的重要元素。

我們看到香港的婦女事務在回歸十年是退步的，當然有些情況是改善了，譬如婦女發展機會，可是我們看到近十年某些發展是停滯不前的，甚至有倒退現象。為何會倒退呢？第一是家庭事務委員會，我們聽說政府想以一個家庭事務委員會取代現有所有相關委員會，譬如婦女事務委員會。其實這是很可怕的，過去多年來我們都反對將婦女問題納入家庭來處理，婦女本身是一個獨立的身份，婦女問題不等於家庭問題。如果真有以家庭事務委員會取代婦女事務委員會的構思，則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是一件非常倒退的事。為甚麼會有這個現象呢？這是跟政府沒有一個民主基礎和欠缺性別視野有大的關係。

我講的只有這些，多謝。

## 演講二

# 婦女與全球化談判

Lin Chew

我想以一段引言來開始我的發言：

全球跨國公司、政府及與它們關係密切的國際機構，都在把不好的東西全球化——這些東西只會為它們帶來私利，而它們也拒絕把能夠造福所有人的東西全球化。（Jocquera，「婦女改變全球化」，婦女權利及發展協會—AWID，2000）<sup>1</sup>

既然全球化只會帶來不好的東西，那為什麼我還要與它談判協商？

## 題目解說

我想把講題中的兩個詞分別提出來談談。第一個是談判（negotiation），在牛津字典中它有三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交談、面對、討論以達到共識或我們所想要的結果。第二個意思是成功解決某件事情。例如：如果我們認為全球化是個障礙，我們便應該商討怎樣解決這個障礙。最後一個意思是把東西換成金錢。

接著我們看看「全球化」這個詞的意思。我想大家也懂它的意思。在九十年代，全球化被說成是帶領增長和減貧的火車頭，被當成是大家的出路而推廣。由於通訊方式和交通的發達，國家之間的連結更為緊密快捷。但即使是當時，這種連結亦只是指貨物、服務和文化產品的流通，並非指人民的跨邊境活動。它亦讓不好的東西也能在國家之間流通，例如環境破壞、東南亞的山火，以及跨國境的氾濫和疾病。

1 原文引自：Jocquera, 2000, "Women Re-inventing Globalization", AWID

## 全球化的議程

我想談談到底是什麼在支持著全球化的推展，它是由新自由主義所推展的。新自由主義把全球化說成只與經濟有關——即是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他們更說全球化可以帶來平等、自由和民主。他們說全球化可以帶來經濟增長，我們可以分享的經濟成果更多。他們還說全球化可以幫助窮人，因為我們會有更多的資源投放在對抗貧窮的工作上。這都是新自由主義在推行全球化時所作的許諾。此外，在過去十多年，我們也看到基督教和右翼宗教價值的增長，對女身的身體帶來愈來愈多的操控。一些自由主義保守政黨，例如美國的共和黨政府，要求所有由它撥款支持的組織絕對不可以支持墮胎。這些團體在申請美國政府的撥款時，要簽名表示它們是推廣家庭價值的、是支持以自然方法進行家庭計劃的團體，因為墮胎違反了神的意旨。此外，他們還透過一種項娼妓約章，試圖去控制女性的身體自主和限制她們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獲撥款的機構會被要求簽署不得支持娼妓非刑事化或合法化的文件，甚至連專門提供愛滋病支援工作的團體而如是。這顯然些都影響了女性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要是女性不能掌控自己的生育權、自己身體的自主權，她們就只能夠回到家庭和廚房，也無權爭取經濟上的獨立。

## 全球化的兩個進程

全球化有兩個互相平衡的進程。第一是科技的進程，把全世界連結起來。大眾傳播科技一日千里，讓我們輕易獲得各種資訊，包括新聞、知識和產品資訊，我們可以跨越國界，組織起來，譬如人們現在不需長途跋涉召開會議，也可以透過互聯網利用Skype等科技，以民主的和充份參與的方式交換意見。我們可以在網上空間計劃我們的行動。這些都是科技正面的能力和可能性。當然我們還有一個老問題：誰可以接觸到這些科技？我們大家是否都有同等的機會使用它們？

第二個是政治的進程。全球化不單是科技的進程、也不是一個自然增長的市場。它背後是有政治計劃的：透過一個經濟模式的發展，為瀕臨崩潰的

資本主義重新注入活力。

## 誰是全球化的推動者？

它們包括國際金融機構，例如國際金融基金、世貿和世界銀行。它們都在推行著三個推動全球化的政策方向。第一是自由化，即是取消某些貨品的徵稅及關稅，讓貨品自由進口。第二是私有化，即是把政府一些部門，和它提供的服務，轉售予私人企業經營。這個我們都可以從一些基本設施被私有化的例子，例如電話、交通和醫療服務，看到私有化造成某些人得不到最基本社會服務的嚴重後果。第三是撤消管制，政府不再規管企業，只由市場規律決定企業運作。

我指的政治影響和科技帶來的可能性，如何推進全球化的計劃呢？它讓跨國企業及國際金融機構的角色與國家的角色構成衝突。掌握權力去強加一些政策的，其實只是少數人；政府卻因此無法獨立進行有關經濟政策的決定。於是有些政府想要保障人民，卻無力堅持其政策，甚至有些政府乾脆放棄保障人民。所以我們要檢視這些政策在其他國家提出的情況——看看各國政府如何取捨、協商人民的某些利益。政府是主動還是被迫接受這些政策呢？是不是因為別無選擇呢？還是它們有能力選擇，卻放棄人民的利益，因為政府可以獲利更多呢？

現今的結構性貧窮沒有受到正視，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愈來愈多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甚至在香港亦然；但政府卻沒有提出任何措施來根治這個問題。在此情況下，人權亦難免受到侵害。因為當我們談人權時，也包括要求政府有一個問責制度，以保障公民和其人權。現在政府如果不打算保障它的公民，那當然亦不會保障人權。

現在的政府停止撥款及終止支援持不同意見的團體或無法獲利的活動，這樣婦女運動或婦女團體想要推行跟政府不一樣的活動或計劃，所能獲得的資源亦會愈來愈少。於是，另一個問題是：這是不是一種新的殖民？權力和

資源都只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他們是來自北方國家的國際企業和來自南方國家的精英。他們把特定的發展模式強加在南方國家和歐洲身上——例如歐盟便吸納了大部份歐洲國家。在美洲，還沒有搞清楚誰有權力做決定之前，企業合作已經強行成立起來了。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南方國家，大部份都要被迫對外開放市場，可是這些國家人口的對外流動卻仍然十分困難。

現在談到性別這個問題，自由貿易對消費和生產帶來的影響，對女性帶來的負面打擊遠比男性嚴重。女性農民也開始要種植現金農作物，但她們整天在田裡辛勞，到頭來也吃不到她們自己種的農作物，而要到市場購買糧食。她們的消費模式也受到影響，女性農民現在需要金錢，才能使用那些已經被私有化的社會服務，於是她們便要出外尋找工作。但非正規化的經濟結構使勞動市場愈來愈少正式的工作，因為把生產程序零散化，外判給在家工作的人或讓工人在細小的空間內工作，企業便毋需營運一個大工場，從而可以增加利潤。這亦更方便企業資金從一個地方轉到另一個地方。這種經濟結構的勞動力多數是女性，所以對女性的影響亦更大。

現在外勞工業不斷吸納勞動力。整個外勞工業由不同的人組成：招聘者、中介人、僱主、政府和移民官員，涵蓋從輸出國到接收國之間的整個過程。他們看似各自負責不同的工作、擔任不同的角色，但實際上卻存在著某種合作關係，外勞工業亦為他們帶來很高的收益。女性最受所謂“3D”工作的影響，即骯髒（dirty）、危險（dangerous）和低下（demeaning）的工作。這些都是最沒有人願意擔任的工作。當家庭傭工本來沒有問題，但問題是它的價值得不到合理的回報。其他諸如外判工、後勤部門、電話客戶服務，家庭勞動、娛樂服務業、性工業、護理員、護士、服務行業、清潔，也脫離了正規的勞動市場，沒有受到勞工部門的監管、沒有保障、也沒有勞工權利。

## 全球化的代價

我認為在婦女和增長之間有很大的差距。經濟增長理應帶來生活保障與

繁榮。然而實際上它帶來的卻是不安，因為社會上的正規工作變成零散化，許多人只能做短期工。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可以隨時撤離的外資。家庭中間的不平等、商家僱主和勞工之間的不平等、不同界別的勞工之間的不平等和性別間的不平等都正在增加。由於性別不平等，全球化對男性和女性的影響是不同的。我還想談談不同婦女群體之間的分別。就像今天來到這裡的婦女，她們背景和階級不同，來這裡的原因（cause）亦是不同的。我認為我們需要把這一點帶入婦女運動當中。我們當中有些人有足夠的能力去跟全球化打交道，發展全球化為我們帶來的機會。以我自己為例，我有一本好的護照、身體健全、受過教育、能說英語、懂得運用已有的設備和資源。但並非每個女性都有這些條件。我想討論一下我們在面對全球化的時候，我們應盡的不同責任。

## 貧窮女性化

貧窮女性化意味著婦女缺乏條件去掌握和獲取生產資源，缺乏對社會決策的參與，貧窮女性化問題的根源是從未間斷的性別歧視。愈來愈多的婦女變得更加貧窮。雖然在某些國家，女性的教育程度和就業率都錄得增長，這並未等同於經濟改善。這是因為很多你可以選擇的工種，都已經由於今日工業的重新整合而消失。婦女仍然留在照顧經濟（care economy）的範疇，而且要賺取收入去支持家庭。這問題不單沒有好轉，甚至還有反挫將婦女推回照顧家庭的傳統角色。在愛滋病感染率高的國家還有一個特別的問題，就是婦女通常要負責照顧愛滋病患者。

還有勞工移民女性化的問題。如剛才所說，在目前全球化的模型下，大部份的移民女工都是從事照顧服務業、家庭傭工、娛樂事業。當中存在不平等是，全球化讓另一群女性從中受惠，提升地位並成為專業人士，讓她們可以享受現代化和科技進步帶來的事物。香港很多家庭的丈夫和妻子都要外出工作，照顧小孩的工作除了由女性外勞去擔任，根本別無它法。在公共服務

逐漸減少、公共託兒服務從來未曾有過的情況下，我們只好從其他國家找來大批女性外勞，為我們負起照顧家庭的工作。這是我們社會制度本身的問題所造成的現象，所以我們要正視女性外勞不受勞工法例保障及監管、不被承認為工人，低工資、不穩定，亦即是遭受剝削的這個問題。

輸出和輸入移民工的國家，出於各自的利益，寧可繼續心照不宣，維持現狀，因此這個循環很難打破。輸出國從外勞身上得到巨額的外匯收入，因此希望維持現狀。他們對改善移民勞工的工作條件和勞工權益都不感興趣。輸入國當然也得到好處，但他們希望確保一切在他們的掌握之中。在香港，雖然外藉家庭傭工是受到勞工法例保障的，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傭主違反勞工法的情形有多普遍、未受懲處的現象又是何等常見。即使出現勞資糾紛，案件也不會得到全面調查和提出檢控。

全球都有一個壓制外勞的趨勢，即輸入國拒絕承認外勞對他們社會的貢獻。他們容許外勞入境工作、甚至容忍非法外勞的存在，有時非法外勞的人數更比合法的多出一倍。政府不可能毫不察覺非法外勞的存在，因為他們的存在其實要多方面的配合。偶爾我們會看到外勞被遣返，因為他們不願意承認我們需要這麼多勞工，然後給予他們應有的權利。合法的移民途徑被堵塞了。許多輸入國都有仇外心態、種族歧視、對外來者的莫名的恐懼、還有對反恐戰爭的恐懼都在不斷加強這些恐懼感。結果就是對輸入的外勞不進行規管、不提供保護、不保障其權利。這些條件足以構成人口販運，不過我暫且不深入講這一點，因為這又是另一個議題。

## 婦女策略

策略有很多，我記得2005年世貿會議在這裡舉行的時候，我們有許多的準備會議，其中一個婦女與全球化工作坊讓我感到很驚奇。當時會上的參加者都在問：「我們應該怎麼辦？」香港婦女運動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勞工議題、外勞和建立社運網絡，並未有真正開始思考這些全球化進程和我們可以

如何面對它。

在其他地方，有人真正努力嘗試了解和分析這些不平等如何產生、如何被全球經濟系統所維持。她們也研究民主，特別是婦女權利如何受到損害。嘗試展開另類實踐是困難的，但是在小規模的層面，在社區的層面，婦女可以一起正視當前的需要，因為這些不平等的遺害穿透了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培訓和互相學習也是重要的：國際性別和貿易網絡(International Gender and Trade Network, IGTN)是其中一個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國際網絡，還有非洲性別經濟改革(Gender Economic Reform in Africa, GERA)正在進行的培訓計劃。我們還要正視、收集資訊、記錄這些看來是個龐然大物的國際政策和協議，要了解它們對社區裡面的婦女有什麼具體影響，並以此回應這些政策和協議。當然還有外勞團體做了很多組織動員的工作，倡議正視外勞的貢獻，給外勞更好的工作條件、社會保障、「安全的外勞工作」。我還要組織那些「無法被組織」的人。要組織性產業裡面的女性是很困難的，還有那些從事非正式工作的女性情況裡面，由於工作場所並非單一而是分散的，要進行組織同樣是困難。

演講二

## 香港女人是甚麼

陳效能

首先我想解釋為何題目叫「香港女人是甚麼」，"What is HK women"。金佩璋說想我在這研討會講關於香港性別文化的鳥觀時，我即時呆了五秒，在想像可能的內容。

答應了後再仔細一點想，講這題目是有一定困難的。要講過去回歸十年香港性別的文化的鳥觀，即是要問，香港女人過去十年是怎樣過的呢？我就想到一個很catchy（搶眼）的題目——「香港女人是甚麼」。但「香港女人是甚麼」轉做英文是有困難的。英文題目我寫了 "What is Hong Kong Women"，字是對的但文法是錯；文法上，應該是 "What are Hong Kong Women" 或 "What is Hong Kong woman" 才對。但當我們嘗試講過去十年香港女人在文化呈現、再現或表述上發生了甚麼事的事後，不能避免地被逼要將香港女人想像成「一舊嘢」或「一種人」。

在座各位都是關心和留意女性文化狀況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其實是沒一種東西叫「香港女人」的，因為香港是有很多不同的女人嘛！所以當我們要去想文化呈現發生甚麼事的時候，一方面會搜索自己腦子裏的檔案，看看有甚麼東西在裏面，可砌出一個怎樣的香港女人的樣子。同時，我們也要問社會給予了我們一些甚麼的資料去砌這個香港女人的樣子出來。所以講香港女人是甚麼時，一方面是確定了根本沒有「香港女人」這回事。但另一方面，當我們問有甚麼人說了些甚麼去嘗試說是有「香港女人」這東西的時後，事情就變得比較複雜。首先，讓我講一些概念性的東西。

文化呈現或再現，其實對我們如何瞭解和處理性別身份是很重要。時間

有限，我只會很選擇性地講兩件事：第一是講香港女人在過去十年如何逐漸變得有一個較實在的面貌。這跟回歸是很有關係的，回歸令香港女人可和另一堆女人作出很強烈的對比。在社會大眾文化、政府政策的層面等，將香港女人和大陸女人講成兩堆不同的人的傾向愈來愈明顯。第二，是過去十年似乎大眾傳媒很明目張膽地講女人的身體。（這不是新現象，女人的身體一直都被很多人講。）這堆東西都基於我過去十年我留意到，有提到和文化呈現有關的三四篇學術文章，我會用來說明我想講的。

首先講一點概念性的東西。上面講過文化呈現是很重要的事，因為它可以幫我們去構造，去瞭解和應付這個世界。但更重要的是，文化呈現跟剛才梁麗清和Lin Chew所講行動方面事情是有密切關係的。我們沒有清楚的身份時，是不會有行動的。個人身份其實在行動裡是很重要的基礎，如果我不清楚自己是誰——是女人？還是香港女人？還是移民？則我不會對任何政治社會運動有興趣。當我認定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的時候，我才會有基礎，有動機去做一些事，去參與政治層面上的集體行動。

文化呈現其實就是一些符號、語言、信念、形象、影像，幫我們構造，再造，再現一個叫「香港女人」的組別。

十年，對社會轉變而言，只是很短時間，但香港過去十年的轉變我覺得是很十分重要的。因為過去十年是香港回歸中國大陸的懷抱，有些事是過去十年發生，但在之前的十年是沒有發生過的。發生過甚麼呢？當然大家知道香港回歸中國後，在經濟政治人流方面比以前多了很多。雖然以前都有很多中國大陸的移民來香港，但情況沒有現在的流通，回歸後發生的這些事令一些事情轉變了。

城大的學者Francis Lee分析了《明報》和《蘋果日報》由1998至2001年間如何描述女性政府官員。回歸後官員出來說話的可見性（visibility）比回歸前大，普羅大眾對官員的話也比以前更有興趣，所以他就選擇去分析這些報章如何描述香港的女性官員。

首先，他指出外國學者們亦有研究報章如何描述女性高級官員，而這些研究發現這些官員都被傳媒描寫成 "either / or" (非此即彼) 的樣子。即是說，她們是不會理性和柔情兩者俱備，而工作是和家庭則是對立的。外國研究發現，女性官員不是被描述成很理性，便是很溫柔，不是事業心很重，便是以家庭為主——都是很典型刻板的女性形象，你不能兩者俱備。但Francis Lee發現香港傳媒對女性官員的描述角度是相反的：她們又柔情又理性，又識煮飯，又把公務處理得很好；傳媒把她們描述成所謂「完美的女人」(perfect women)，如陳方安生、范徐麗泰和任關佩英。

研究所分析的報章也提到這些官員在訪問裡談及自己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如何不請工人，愛樣樣自己做，陳方安生是何等的怕老公，是怕老公會的會長等。這些描述都很有趣，跟剛才梁麗清提到婦女事務員會對婦女問題的看法，也是很貫徹的。不知大家記不記得婦女事務委員會早前拍過一段宣傳短片，內容是描述一個普通香港女人，她既要處理家庭事務又計數，又買餸又要甚麼甚麼的，壓力很大，有一幕還在擔著擔挑。然後就有一把男性的聲音說：女性，妳們自己好辛苦，要學懂減壓，你們的家人也要體諒家裏的女人多辛苦。那個訊息很清楚，說女性很辛苦，要兼顧家庭和事務，不過你們是做得到的，只要你們本身努力，學懂減壓，得到家人體諒，你便可以很「掂」(成功)的了。這就跟Francis Lee對傳媒如何描述女性官員的分析很相似，都是把女性形容成在家庭又行，工作又行那樣子的，所以婦女事務委員沒甚麼事需要做，也是很正常的。

另外一篇我想講的文章，一位叫Renita Wong的學者所寫的一份有關本地NGO(非政府組織)女性工作者的研究，當中提到她們參與協助中國內地女性的發展工作。研究問及她們如何看待她們的工作，為何想幫內地女性等問題。該學者發覺本地很多在NGO工作的女性很熱心想幫內地的貧苦大眾，尤其是女性。但她發現這些女性們的整個論述，都是把以前英國殖民地政府白人女性如何幫五十年前香港女人的那一套，搬過了來講她們如何幫中國大

陸的女性。作者分析了香港女人那種「我們如何幸福，我們政府多麼開明，我們既然擁有這麼多，所以我們就要幫助中國大陸女性，她們又無書讀又無工做……」的自覺，指出整個論述很明顯的對比著「她們」中國大陸的女性是怎樣，很清楚地有一個「香港女人」的樣子出來了。這個香港女人的樣子是：她是來自一個很educated(教育水平高)、很resourceful(資源豐富)、福利很好，一切都很豐盛的社會；有一個很開明政府、有平等機會、有九年免費教育，一切都很好。

另一篇討論中港台三地，尤其是台灣和香港的傳媒，如何描述中國大陸女性的形象的論文也很有趣，作者是美國的台灣學者史書美。自從回歸後，中港和中台互相之間的人流流通變得較易和較多，而最先流動的就是女人。大量的香港和台灣男性商人到中國大陸就會接觸到很多大陸的女性。而台灣大眾傳媒的言論和討論就製造了一種恐慌，把台灣女人和大陸女人描述成敵對的、二元的：大陸女人勾引台灣女人的老公、搶她們的男人，騙他們的錢。當然香港也有相似的現象，例如大量大陸「妓女」來港工作，香港男人包二奶等，傳媒多經常報導。這些都加了「香港女人是甚麼」的形象：香港女人是很正經的，我們有工作做，會回家湊仔，不像大陸女人那樣洗男人錢呀，淘金呀那樣的。剛才我說到Renita Wong所講的香港和大陸在發展上的對比，不單是「香港人很文明、香港發展很好，因此我們來幫你」，還有道德層面上的對比：「香港女人是良家婦女，大陸女人不是」。這也和史書美的論點相似。

最近香港興起一個叫「港女」的名詞，用來描述一些香港年青的單身女性。她們的特徵是貪靚，愛買名牌手袋，對男朋友呼呼喝喝，覺得自己是公主。其中有個網上論壇就描述一個港女要男友在將軍澳搭車出旺角陪她搭車回上水。她們被描述成不講理的女性，又貪靚又膚淺。

去年有篇在《明報》刊登的報道，訪問了一位在有線電視工作，叫「大

頭仔」的男子。大頭仔娶了在珠海認識叫阿麗的女子，而那報道就是講大頭仔如何的好幸福呀，娶到這個大陸女仔。他比阿麗大八年，剛生了兒子，相片就是大頭仔和阿麗，和他們的小孩的幸福樣子。報道內容講到，為何以前通常是五六十歲或地盤工人、無資格或無能力娶香港女人的男人，才會在大陸娶女人的，但近年的趨勢是愈來愈多年輕的香港男性到內地娶老婆。大頭仔說他初時只是被阿麗的外表所吸引，娶了她以後才發現她還有很多好處，她知慳識檢，又因為來自農村，所以大頭仔話想用五百元賭波，阿麗就會說「唔好呀！五百元那麼多錢，不如留下來買奶粉吧」。那篇文章就將阿麗描述成一個賢良淑德，又看得又做得，甚麼都行的完美女人。這篇文也有附帶一篇短文約一百字，就講有些網上討論區裡，提議網友要「沽」港女，因為港女價格下跌！

另外是學者李誠的文章，題目很有趣，叫 "Fat, Fatigue, Feminine—the changing cultural experience of women in Hong Kong"。Fat 和 fatigue，即又肥又倦。我想在這裏再加一個"F"，就是Fat、Fatigue和Fear，即恐懼。恐懼甚麼呢？就是說為何香港年輕女人愈來愈怕肥、恐懼肥。愈來愈多調查發現，年輕女性九成以上，都認為自己要減肥。但客觀來說，她們的Body Mass Index（體重指標），大多都是二十以下，其實都好瘦。但集體地，香港女性都覺得自己要更瘦才行。另一樣就是她們都很倦。精神上覺得自己很多事要做，「周身唔掂」。為何脂肪愈多愈不是好事？這當然跟生育與女性身體的關係逐漸遠離，現代社會生育率都很低。其實，倦跟缺乏活動有關。不動時，愈坐愈累愈凍；動就暖一點，但愈動肌肉就愈發達，就不像女人。這跟fear是有關的。肥倦和恐懼是環繞現在香港的重要問題。社會對女性身體的控制不是新的事情，但今天傳媒不斷告訴你，瘦一些就開心一些，這是很壓逼性的，而且趨勢嚴重。女性也很受這一套，也有好多女性通過這行業賺到錢。

這就是我的題目「香港女人是甚麼」或 "What is Hong Kong Women"，想到過去十年的性別文化景觀，一就是香港女人與大陸女人的二元對立，二就是香港女人的身體被文化呈現控制得愈來愈厲害。今天我想講的就這麼多。

分組討論：

討論重點與行動綱領



走進建制 · 裡應外合

暴力風眼中的婦女困境

新保守主義的性反挫

從貧窮看弱勢社群女性



小組一

## 走進建制・裡應外合

### 討論

1. 從香港政治生態分析女性參政的困境，指出現行政治制度歧視及阻礙婦女參政，以及大部分政黨政團只歡迎婦女參與協助社區活動或助選工程，卻沒有進一步培訓婦女領袖，甚至缺乏讓具才能的女性走上第一線或擔任領導層的機會，使大部分女性在政治上依然處於「花瓶」角色；
2. 女性主義者或從事婦女議題工作者被委任進入建制，依然屬於少數，反映政府對推動性別平等欠缺承擔，以及在委任制度上缺乏透明度，有用人為親多於用人為才之嫌，導致婦女角度難以融入政策之內；
3. 香港的女性投票率高於男性，但支持婦女議題的票源並不明確，使大部分政黨/政治人在參選時，只是將婦女議題作為政綱的點綴，而進入議會後，又不會將婦女議題作為工作重點；
4. 在探討支持婦女議題的票源問題上，發現過往的工作較少從女性參政、議政方面著手，並甚少增強選民對婦女議題的認知度，或對缺乏性別觀點的政策敏感度，因而無法發揮選票力量；
5. 反思運動的策略，認為過往行動的積極性不足，對於言行不一的政客欠缺制衡方法；
6. 建制內、外關心婦女議題人士之間的信任程度低，既有懷疑獲取政治本錢，亦有埋怨缺少支援工作。

### 行動綱領

1. 爭取民主普選是重點工作：政治制度欠缺公民參與空間，是婦女參政最

大的歧視和阻礙，因此建制內、外人士必須以消除功能組別，建立民主政制為重點；

2. 肯定建制內的存在價值，發揮寸土必爭的策略：被委任進入建制的女性主義者或從事婦女議題工作者以及關心婦女事務的議員，雖在建制內仍於屬少數，成效不彰，但人在其位，則有其發言的機會。過去的工作證明透過參與可以在內部發揮影響力，對政策產生微調作用。因此，為推動婦女議題便應該寸土必爭；
3. 提高女性的參政意識，增強支持婦女議題的票源：不論是政黨/政團中的女性，或是社會各階層的婦女，應積極推動其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並加強女性領袖培訓，以及將具有性別平等觀點的政策研究普及化，從而提高具婦女角度的議政水平，既可令婦女事務不再是邊緣化的問題，亦可開拓支持婦女議題的票源，打破男權主導的政治生態；
4. 加強對政黨及政治人的影響：對於直接或間接阻礙女性擔任領導層，或不積極推動婦女參政的政黨/政團，又或對婦女議題言行不一的政治人，建制外的婦女團體或推動者，應以清晰的言論或實際的行動，表明立場或加以譴責，讓公民社會發揮輿言壓力或選票力量，令婦女議題不再是政客的裝飾品；
5. 加強交流合作，建立互信：建制內的從政者及建制外的推動者應定期交流，既能建立互信基礎，亦可保持協作關係。前者更應積極走進群眾，親力親為推動婦女事務，後者該就政策多給予意見及前線工作的經驗，令法律和政策融入更多的性別平等角度，從而達至裡應內合的成效。

小組二

## 暴力風眼中的婦女困境

### 討論

1. 現時香港對性暴力受害人的支援服務不足，風雨蘭所面對的資源危機，反映政府沒有投放足夠的資源，打擊婦女面對的暴力問題；
2. 傳統的性禁忌思想仍然植根於許多婦女心中，使她們往往會啞忍性暴力和家庭暴力多時；
3. 政府的性教育和反暴力宣傳做得不夠徹底；
4. 邊緣社群如性工作者所面對的性暴力問題也值得重要，她們的需要往往備受忽略。

### 行動綱領

1. 全面推行性別平等和性教育，提昇社會的意識，令女性覺醒自身的權利，才是最根本的預防，才能減低性暴力和家庭暴力；
2. 政府應該加強反性暴力的宣傳，在醫院、學校、社區中心等等設立宣傳站，鼓勵受害人勇於舉報，令潛藏的問題，浮現出來；
3. 政府現在給予性暴力受害人的支援服務，應該以婦女權益和安全為重，投放資源給相關的服務及配套措施，例如一站式的危機中心；
4. 政策和法例的執行和服務必須關顧不同性身份的婦女所面對的性暴力問題。

小組三

## 新保守主義的性反挫

### 討論

1. 兩位講者提出，面對新保守主義，反抗論述往往把「傳統」、「保守」、「家庭」等概念置於反抗的對立面，而非激進化這些概念。於是，過往性解放運動都有意無意偏向了個人權利，甚至乎在個人抗爭的討論上。當面對明光社等已經滲入政府或國家等機制的保守力量，性解放運動那有抗衡的力量？
2. 有朋友認為出現新保守主義的反挫，是基於一種恐慌。大概是九十年代初提出的性解放運動來得太激進，或被誤會為太激進的情況下的反挫。

### 行動綱領

1. 積極生產抗衡論述，以對抗日益坐大的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
2. 或建構一些比較中性的另類媒體平台，讓多元的聲音制衡新保守主義意識形態；
3. 重新改寫性解放的形象，吸納家庭等文化論述資源，重新建立維護「家庭價值」的多元民主方案。

小組四

## 從貧窮看弱勢社群女性

### 討論

1. 結構性不平等 — 全國/全球
2. Two-week rule (外傭兩星期內離境規則)
3. 綜援是法定權利而非福利
4. 全球化 — 關貿總協定模式四(衝擊本地外傭條法例)
5. 團結本地婦女組織及外傭組織是發展香港婦女運動的重要組合。
6. 在各界人權及利益的分佈上無機制
7. 年齡歧視
8. 輸出國的移民政策要制度化
9. 最低工資制度

### 行動綱領

1. 長居本地外傭有居留及投票權
2. 社會保障是每一個人的權利
3. 婦女組織通過研討與對話整理不同的婦女問題
4. 制定最低工資
5. 反年齡歧視政策
6. 全面民主化

## 總結

## 性別求索

## ——回歸十年婦女運動的反思

蔡寶瓊

研討會主辦者選擇在回歸十年之際，以「性別求索」為題，為本地婦運發展方向作一個檢討。我覺得這個題目十分適切，恰當地點出了婦運，或曰女性主義運動不止息地自省和尋覓的特質。

作為研討會的主持，我在當日嘗試為豐富的研討內容作出總結，簡單來說有兩點：

(1)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急促發展下，同一個社會中生活著生存狀況截然不同的各階層和界別的婦女：高薪的專業階層婦女、無酬的家庭主婦、低薪的本地勞工階層婦女、因輸出國與進口國之間建立的制度化剝削而「供應」源源不絕的外來婦女傭工，還有被排斥於「正當家庭」價值之外的性服務者。究竟婦運如何在這些處境不同的婦女之間作出策略上的連線？當日的研討會沒有時間作深入的思考，似乎只能提出「退休保障」這點，作為各界婦女應有的共同訴求，並以此為連線的出發點。

(2) 空間的爭取也可作為婦運與其他社會運動連線的一個出發點。這個理解源於參與研討會的移民工運者在席間提出，自天星、皇后碼頭被清拆後，外來家庭傭工少了一個假日的落足點，政府於是回應說，她們不如到在假日裡較「清閒」的中環政府停車場去算了。由是我們看到，對政府或甚至

很多香港人來說，外傭只是「勞工機器」或「生產力」，一旦回復到「人」的本來面貌，社會就不知如何面對。

由這點我們不難回到婦運不止息地自省和尋覓的特質。對很多參與者來說，女性主義運動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在於它的人道精神，或曰人本主義，即是以人為本，尊重人的整全人格，拒絕把人扭曲為工具或手段。這是婦運與各種社會運動，包括勞工運動和民權運動等共通的地方。至於婦動獨特的地方，在於其目標是要在父權社會的種種異化中尋求一個出路。父權社會的異化，具體見於將「公共」和「私人」的領域分割，前者——政治和經濟權力運作的範疇——被定義為男性（陽性）的空間，而後者——情感、家庭——則被定義為女性（陰性）的空間。人，無論男女，一旦被放置於這樣的分割下，其人格就不免會被擠壓、扭曲；而且，所謂「公」與「私」範疇的緊密連繫就被掩蓋，我們就看不見「私密」範疇的種種關係和情感，本來就是與宏觀的、「公共」範疇的權力操控息息相關的。

舉例說，女性移民勞工本來就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特殊處境和制度安排下出現的，但她們作為女性的身份，正好使她們的「家庭傭工」身份得以合理化；而最重要的，是「家庭傭工」這個貌似「私有」範疇的身份，掩蓋了她們作為國際移民勞工的政治經濟事實，也因此大大縮小她們爭取工作權益和保障的空間。

另一個具體的例子，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下，反民主的政權和勢力，現正與保守的基督教基要教派結盟，宣揚鞏固父權的傳統道德觀，把女性身體網綁於異性戀一夫一妻的家庭內，同時亦壓抑性小眾和多元的性表達。這種保守勢力之間的結盟在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均有發生，對女性主義及受其啟發的婦運來說，無疑是極大的挑戰。

廿多年來，香港的婦運的確不斷在自省與和尋覓，這是它可貴之處，也是它生生不息的動力。「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也許人本主義的堅持，就是婦運不斷自省與和尋覓的「活水」吧。

## 性別求索·我們的回歸十年

### 研討會程序

大會主持：蔡寶瓊 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學部主任

主題發言一 政府管治與中央機制

講者：梁麗清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主題發言二 全球一體化下的婦女處境

講者：Lin Chew 全球婦女基金特別項目經理

主題發言三 香港性別文化景觀

講者：陳效能 嶺南大學政治及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分組討論

小組一 走進建制，裡應外合

主持：方旻瑛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總幹事

講者：何秀蘭 「公民起動」發起人

小組二 暴力風眼中的婦女困境

主持：蔡泳詩 新婦女協進會婦女事務監察組召集人

講者：王秀容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代表

小組三 新保守主義的性反控

主持：金佩璋 新婦女協進會執行委員

講者：張歷君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導師

講者：李維怡 紀錄片工作者

小組四 從貧窮看弱勢社群女性

主持：林英卿 香港職工會聯盟籌款部籌款主任

講者：莊陳有 樂施會顧問

講者：外傭代表 亞洲移民協調聯盟

# 支持新婦女協進會



**《女流》**，新婦女協進會創辦的一份女性主義雜誌，以多元化的內容，探討女性問題，開拓女性的言論和思考空間。《女流》於1987年創刊，1992年一度停刊，1996年復刊，2002年再度停刊。2006年10月，婦進重新糾集人，再度復刊。女性力量，奔流不息。女流的停刊復刊，生死散聚，見證一代又一代女性力量的耕耘，展示出女流頑強的生命力。

現時，你可以在女流網誌閱覽《女流》過去期數，以及近期精華文章。然而，一份民間刊物的出版非常依賴穩定的財政來源，我們誠意邀請你訂閱《女流》。一年的訂閱費為港幣一百元，包括四期《女流》及本地郵費。請列印回條，填妥後寄香港九龍長沙灣李鄭屋村禮讓樓119-120室地下新婦女協進會。支票抬頭請寫：「新婦女協進會」。

## 捐助婦進

如果你願意捐助本會的工作，請填妥回條，連同支票或銀行存款底單寄回本會。我們收到你的捐助後，會寄回收據。本會乃慈善團體，捐款逾港幣\$100，可申請免稅。

### — 捐助婦進回條 —

致：新婦女協進會 地址：九龍長沙灣李鄭屋村禮讓樓119-120號地下 傳真：27200205

我願意捐助貴會的工作。

茲寄上支票港幣\$\_\_\_\_\_ (抬頭請寫「新婦女協進會」)

我已於\_\_\_\_\_年\_\_\_\_月\_\_\_\_日將港幣\$\_\_\_\_\_存入貴會銀行戶口  
(恒生銀行賬戶219-5-137290)，茲寄上存款底單。

我想以每月自動轉賬方式，捐助婦進的工作。請將自動轉賬表格寄給我。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電郵：\_\_\_\_\_ 聯絡電話：\_\_\_\_\_



## 成為會員

如果你希望加入婦進成為會員，請致電27200891索取入會申請表格。以下是會費詳情：

入會基金 \$100 會員年費 \$500 (全日制學生：\$250)

\*如經濟有困難，可向執委會申請會費減免

## 加入婦進之友

如果你有興趣使用婦女資源中心及透過電郵收到本會的訊息，歡迎成為「婦進之友」。

「婦進之友」的年費為 \$100。作為婦進之友，你可享有以下福利：

- 1) 免費訂閱本會出版的女性主義期刊《女流》
- 2) 免費使用本會的婦女資源中心；
- 3) 以七折售價購買婦進出版的書籍；
- 4) 定期透過電郵收到婦進會訊；
- 5) 透過電郵收到本地及婦女運動的消息；
- 6) 參與婦進舉辦的活動、研習班；

請致電27200891索取申請表格。

# 「性別求索」

我們的回歸十年」研討會全紀錄

出版：新婦女協進會

地址：九龍長沙灣李鄭屋村禮讓樓120地下

電話：27200891 傳真：27200205

電郵：hkaaf@netvigator.com

網址：www.aaf.org.hk

編輯小組：張月鳳、鄭威鵬、蔡泳詩、吳潤平、劉家儀、區美寶、楊愛媚

編輯及設計：吳曉真

研討會主辦單位：

新婦女協進會及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新婦女協進會十周年研討會籌備小組成員：

張月鳳（召集人）、劉家儀、鄭威鵬、金佩璋、蔡泳詩、吳潤平、孫珏、  
譚嘉瑛、區美寶、楊愛媚

鳴謝：

樂施會贊助研討會經費

莫慶聯資助本書一半出版費用

各位主持及講者，包括蔡寶瓊、Lin Chew、陳效能、方旻瑛、何秀蘭、  
王秀容、張歷君、李維怡、黎梅青、莊陳有、亞洲移民協調聯盟外僑  
代表，以及所有大會義工

2008年6月

版權所有